

一命换一命，算什么公平

纵然上头有要结案的意思，苏清河还是满脸的费解。

他总是这样，一点蛛丝马迹就要去想很久，非要把事情想明白了不可。

韩若雪却是特别开心，她坐在苏清河身边说：「之前那个陈冬月吧，大家都没发现他，每个人都找错了地方，差点造成了无辜的伤亡。是你在冰柜里找到了他，这已经立下一功。现在你又破了个杀人案，我的天……队长的位置是不是要给你了？」

苏清河说：「时间都还没到呢。」

「那有啥关系，那只是时间问题，我觉得下一任队长肯定是你了……」韩若雪说，「说不定你未来还能当上局长呢！不对，你升职本来就快，也许将来还能当上厅长。」

苏清河却表现得并不感冒：「不管坐在什么职位上，都是为老百姓做事。」

「但坐在更高的职位上，可以拿更高的工资，有更好的福利。」

苏清河翻了个白眼，似乎懒得再与韩若雪争执。其实我也晓得这家伙的性格，他确实不在乎那些东西，他从来只想做好自己

的本分。

他叹着气说：「我都立下功劳了，上头还是没把调查权给我。我尝试和他们争取，最后还是没能成功。」

韩若雪说：「那样才好，我也不想你去捉猎罪人。你是我男人，他是我男神，我不想你们闹别扭。」

「他是你啥？」

韩若雪陶醉地说：「哦……快住手吧，两位男子汉不要为了我而争斗。」

苏清河惊愕地看着韩若雪，他仿佛是想提出抗议，可最后还是撇了撇嘴，什么话也没说。

对待韩若雪就是这样，说什么都是无用功。

虽然苏清河对这些功劳不感冒，而且计较自己还是不能拿下案件的调查权，但韩若雪决定为他好好庆祝。

她去了一趟超市，买来大包小包许多食材，当她将商品放在地上，擦了擦额头上的汗水时，我有一种看见了妻子的错觉。

韩若雪与我说：「姐夫，你的厨房很久没开火了，今天我就让你有家的感觉。你不是喜欢吃姐姐做的烧排骨和煲汤吗？今天我给你做。」

说罢，她穿上了妻子平日里穿的围裙，那股仿佛妻子还活着的感觉越来越浓厚。

紧接着，韩若雪打开塑料袋，拿出了里边的半成品烧排骨，放到微波炉里加热。

她又把调料包洒在碗里，烧了一壶开水倒进去，与我们说：
「大功告成，开饭吧！」

唔……

好一个家的感觉。

桌上全都是半成品和快餐，韩若雪开心地说：「今天是庆功宴，让我们好好庆祝一下……来，姐夫吃排骨，苏狗吃庆功蛋糕。」

我问：「你考虑过这是早餐吗？」

韩若雪严肃道：「早餐就是要丰盛！」

她为我夹了排骨，又拿了个小蛋糕递给苏清河。

苏清河接过去咬了一口，只听见嘎崩一声响，他立即捂住了嘴。

鲜血从他的嘴里冒出，韩若雪吃惊道：「你干嘛咬这么大口！」

只见苏清河吐出了一块戒指，他深吸一口气，似乎强忍着心里的怒气，跑去浴室漱口。

韩若雪心疼地收起戒指，等苏清河回来，她小心翼翼地问：

「还……还能结婚吗？」

「牙龈破了。」

「我是说……你还愿意娶我吗？」

「牙龈破了。」

「我问你结婚的事，你跟我扯牙龈？天啦噜，我还没牙龈重要？」

「对，我就在跟你扯牙龈！」苏清河一把掐住了韩若雪的小脸，他狞笑着说，「你再敢把金属塞进各种各样的食物里，我就把你皮扒了！我每次吃饭都要提心吊胆，能不能别再塞了！」

「呜呜我错啦！」

这一对活宝让我的心情着实好了许多，但苏清河还是在想查案的事，他揉着嘴与我说：「我疼得不想吃了，这些东西你留着慢慢吃，反正你不愿意出门。这些天好好待在家里，别忘了你还是范正豪案件与刘东凯案件的嫌疑人。」

我问：「就没有别的嫌疑人么？每次都要怀疑到我的头上，我其实是个挺讨厌受委屈的人。」

「没办法，真就你一个嫌疑人，队里还在调查，我也希望能查出其他嫌疑人。」

他说完就捂着嘴出去了，韩若雪连忙跟在他屁股后面：「你要是实在生气，你就剥夺我未婚的身份嘛！」

他们吵吵闹闹地出去了，而我只能叹了口气，独自一人收拾着餐桌，将食物打包，然后递给念之：「去，放冰箱里。」

念之歪着脑袋看我，完全不理解我的意思。

「你这傻狗真是什么也办不好。」

我又叹了口气，正在收拾着，忽然门铃就响了。

我以为是他俩忘东西了，可开门一看，却见涂灵莹站在我的门口。

「你怎么来了？」

「是你做的对不对？」

「什么是我做的？」

「你心里清楚……」涂灵莹呢喃道，「你为什么总是这么好？」

我皱起眉头，与她说：「停，如果你又要像昨天那样，我劝你以后别来我家了。」

她连忙说：「不是的，我想带你去个地方，最后我有个礼物想送你。」

「什么地方？」

「你来了就知道。」

我觉得怪异，但仔细想想，反正我没有什么事做。

收拾好东西后，我坐上了涂灵莹的车。

她开着她的五菱宏光 mini，带我来到了一处偏僻的工业区。

时间已经快到中午，这儿摆起了各种小摊，工人们下班之后，就来吃些午饭。

涂灵莹静静地看着工人们出来，过会儿才拉着我下了车，来到一个摊位的空桌。

我问：「为什么带我来这里？」

她指了指我们的左前方：「你看那个女人。」

我看了一眼，那边确实坐着一个女人，她穿着深蓝色的工作服，扎着简单的马尾，吃着一碗米粉。

她双手粗糙，长了许多老茧，同时我还注意到她缺了一根手指，最让我惊奇的是，女人的左脸是凹进去的。

「你知道她是什么人吗？」

「不知道。」

「她叫赵玉兰，是当年朱程亨案件的受害人。」

我愣了。

涂灵莹告诉我，赵玉兰原本是成绩优异的大学生，刚刚拿到大公司的工作。

赵玉兰天生是个温柔善良的人，她对自己的朋友百般呵护，朋友也希望一份好工作，赵玉兰就经常免费辅导她，最后帮她通过了面试，闺蜜俩都被同一所公司录取了。

她俩一起上班，甚至一起租了个小房子，可见感情有多好。

那个时候，朱程亨在公司对面的超市打工。

他一眼就看上了赵玉兰的闺蜜，展开了猛烈的追求，而闺蜜也被追到了手。

但情侣之间哪有不吵架的呢？

俩人在一起一段时间后，就常常发生争吵，每当发生了争吵，她都会跑到赵玉兰面前，把朱程亨形容得一无是处。

女孩子是很喜欢挺闺蜜的，听见闺蜜男友这么差还得了？于是赵玉兰就会配合闺蜜一起骂朱程亨，建议她和朱程亨分手。

可问题是，每当俩人吵过以后，他们都会复合。

一旦复合了，闺蜜还会把自己和赵玉兰的短信记录给朱程亨看，这让朱程亨对赵玉兰极其厌恶，认为她在挑拨自己的感

情。他跑去怒骂了赵玉兰几次，还威胁要动手，闺蜜都安慰赵玉兰不要害怕，说如果有事她一定会拦着的。

后来闺蜜喜新厌旧了，看上了一个新男人，背着朱程亨找男人，结果被朱程亨发现了。

那晚朱程亨喝得醉醺醺，他带上作案工具，用备用钥匙闯入了小屋想争论清楚，结果闺蜜看见男朋友带着家伙来了，吓得把房间门锁了，偏偏赵玉兰刚洗过澡，在客厅里裹着一件浴巾。

朱程亨想起赵玉兰跟闺蜜发的那些短信，他越想越恨，觉得自己有今天都是赵玉兰在背后碎碎念害的。

心怀报复加临时起了色意，促使他玷污了赵玉兰。

赵玉兰在客厅哭着求闺蜜救救自己，闺蜜却完全忘记了自己当初说好会保护姐妹的承诺，她的手机放在外边，她甚至不敢跑出去呼救，任由赵玉兰在客厅被玷污一晚。

事情发生后，赵玉兰的生活彻底崩溃了。

闺蜜劝说她不要报警，免得自己一生毁了，但赵玉兰不愿意妥协。

在那个年代，人们对这种事看得可是极其保守，一时之间大家都说赵玉兰是个破鞋，甚至公司也因为顶不住舆论压力，劝说她离开了公司。

至于闺蜜那边，她给赵玉兰道歉了。确实也有人指责过她，而闺蜜说：「我都已经道歉了，你们还想怎么样？」

工作的丢失，痛苦的回忆，还有生活中方方面面的打击，让赵玉兰变得极度抑郁。

虽然朱程亨被判入狱八年，可她却发现……哪怕坏人受到了惩罚，她受到的伤害依然存在。

最后赵玉兰没想通，从家里屋顶跳下来了，正好砸在了脸上。

老天让她活了下来，说不出老天到底是仁慈还是残忍。

从那以后，赵玉兰毁了容。

很多人有勇气自杀第一次，却没有勇气自杀第二次，赵玉兰就是如此。

看着痛哭的父母，赵玉兰终于决定活下去。

曾经是正规大学毕业的她，因为这张脸却再也得不到工作。

她只能进厂做了一名仪表工，曾经那个需要她帮助才能获得工作的闺蜜，如今被人们称为女强人，有房有车事业有成，穿着阿玛尼的女士西装捧着星巴克，刚从奥迪 A4 换成了保时捷 macan，是父母眼里的骄傲，同学眼里的成功人士。

而赵玉兰，却要日复一日，年复一年地看着加工零件，车间里灯光昏暗，她早已患上了散光，看东西也看不清楚了。

操控老式冲床的时候，因为操作失误，她被机器压碎了一根手指，现如今她总算是能放心了，现在的冲床安装探测设备了，不用再担心伤到人。

曾经她们过着一样的人生，却因为一件事，彻底改变了她的人生轨迹。

我说：「听着怎么像某对姓江的和姓刘的闺蜜？」

涂灵莹说：「这种人世界上还少了么？没事的时候天天吹嘘自己，真出事的时候跑得比谁还快。其实我刚写第一篇报道的时候，简直恨不得骂他们，但是主编不让我这样写……后来你就看到了那篇报道。」

我点点头，陷入了沉思。

涂灵莹却拉着我起来，她说：「还有个东西想带你看看。」

「什么？」

「你来了就知道。」

她又带着我坐上车，我还以为她会带我去哪儿，最后才发现是带我去果木西餐厅。

西餐厅门口，放着许多的花圈和遗照。

悲痛的人们跪在地上，上了年纪的父母们嚎啕大哭，使劲地用手砸着自己的心脏。

我很理解他们的举动。

心痛到极致的时候，若是不砸几下，真的喘不过气来。

每每想起妻子，我就会如此。

世间最苦的事，莫过于白发人送黑发人。

涂灵莹没下车，只是打开车窗让我看得清楚一些。

她说：「这些老人家每天都来哭，按照风俗，年轻人横死是不能办丧礼的，因为不是喜丧。他们唯一能做的，就是在这儿给孩子烧点纸钱。你知道吗？这些受害者家属，一个要赔偿的都没有，你晓得为什么吗？」

我说：「因为他们已经没有可以花钱的人了。」

「嗯……」涂灵莹呢喃道，「是啊，孩子都没了，就算拿到赔偿又有什么意义？我时常在想，他们以后又该以什么为信念去活着，现在朱程亨死了，陈冬月也被抓了，算公平了吗？」

我说：「一命换一命，算什么公平？」

「嗯？」

「我从来不相信生命是对等的，我认为有些人的性命就是没有价值，所以我才会对刘东凯下手。一个人孝敬父母，夫妻恩爱，他挣得或许不多，但过着平凡却最幸福的人生。每天他都能收获小小的幸福，每天都有等待他的人期待他回来。用一个畜生的命去换他的命，你认为值得吗？」

「不值得。」

「我总告诉自己，我杀的不是人，而是猪狗不如的畜生。以前我只有一点想法，现在我看着这些人，可以说完全确定了。我做的事是真正有意义的事，凭什么要他妈的先让好人付出家破人亡的代价，才能把坏人送去坐牢？我们真的需要坏人的改过自新吗？」

涂灵莹痴痴地看着我，她忽然说：「但你现在做的事就是正义，所以我才那么崇拜你。原本世界有很多不正义，而你就是真正的正义。」

我关上了车窗，不愿意听见外面的哭声。

一命换一命，可笑。

有谁在乎过无辜的受害者根本就不想进行这个交易？

范正豪死了……

可我真的很在乎他的死吗？不，我不在乎。这又不是交易，这又不是对等交换。

我几乎跟每个受害者或是他们家属都一样，我们要的从来都不是让坏人付出代价，而是宁愿奢望地去祈求老天爷，希望明天醒来发现都是梦一场，希望当我睁开眼的那一刻，会看见她躺在我的身边，温柔地叫我起床。

我会好紧好紧地抱着她，我会哭着告诉她，我好想她。

我拿出手机，点开了她的语音。

「宝宝，我这边下了好大的雨，我好想你……么么哒。」

宝宝，我也做了好可怕的噩梦，我好想你。

涂灵莹沉默不语，我收起手机，冷冷地说：「我所做的事，不是为了公平，也不是为了正义。我只是想世上少几个像我那晚哭得撕心裂肺的人，这就够了。」

涂灵莹问：「她很好吗？她有多好？」

我闭上眼，呢喃道：「最好。」

听到我的回答，涂灵莹撅起了嘴，最后说：「我下午还要上班，就不送你回家了，我们报社门口有地铁，带你看完我送你的礼物，你就回去吧。」

我问：「到底是什么礼物？」

「等会儿你就知道了，其实这件事情我迟疑了很久，最后还是决定告诉你。」

我听得有些疑惑，涂灵莹开着车，将我带到了报社。

报社在六楼，她只是带我上了电梯，然后就在电梯口往里面指了指：「看。」

她指的是一个年轻女孩。

那女孩正坐在电脑前，她所用的椅子跟大家的都不一样，别人的椅子都是普通凳子，只有她的是可调节躺椅。而且她的工位

就在饮水机旁边，距离厕所的标志也最近。不止如此，她的工位上还放了许多水果零食。

其他人的工位都叠满了文件，就等上班的时候埋头苦干，而她面前只有一小叠文件，可见是工作最轻松的。

这孩子看着虽然很年轻，这副待遇却特别有派头。

我问：「怎么了？」

「这就是我跟你提过的陈小九妹妹……」

「她这待遇似乎不错，是关系户吗？」

涂灵莹摇了摇头：「不是关系户，因为她做完手术刚出院，大家都在照顾她。」

我这才瞧见那丫头的工位上还放着药瓶，只是隔得太远，看不清上面的字。

我问：「什么手术？」

涂灵莹说：「心脏移植手术，本市今年的第一例心脏移植手术。」

刹那间，我呆住了。

「小九妹妹刚入职半年多，就因为心脏的疾病住院了，而你的妻子早已签过器官捐献……小九妹妹是幸运的，在全市需要换

心脏的病患里，只有她和你妻子的匹配。医院曾经通知过你，韩轻月的器官捐献给了三个人，我却听说你一个也没去看。」

我喃喃说：「既然不是她，我又何必去看？」

「小九妹妹很珍惜自己的生命，人们总说心脏移植两年是个坎，她总说自己一定要熬过两年，才能对得起把心脏给她的好心人。换心脏得终身服药来抗排斥，而且费用很高，我们单位虽然能照顾她，可那是进口药报销不了。她却很乐观，她总是……」

涂灵莹的声音在我听来越来越小。

因为我的脑海里，忽然浮现起了那日妻子签了器官捐献，与我一起回家的模样。

那天我走在她的身边，一直骂她这样不吉利，而她却笑嘻嘻的：「如果有天我生病了，需要别人捐献器官给我，你希望那个人的家属也和你一样吗？」

我总是不舍得与她斗嘴，就倔强地说：「万一某天复活技术发明了，你从墓地里爬出来，却发现自己的眼角膜已经捐出去了。那你怎么办？跑去跟那陌生人挖回来吗？」

她说：「我可不会在墓地里呀。」

我那天问她会在哪儿。

她背着手走路，一蹦一跳地踩在树影子上，依稀阳光照耀在她的肩膀与小脸上，而她回过身倒退着走路，碎花长裙在风中

摇曳，她笑着说：「我会化为天上的星星，陪你入眠到天亮。我会化为一股清爽的风，吹拂过你的脸庞。我会化为突如其来的一场雨，淋湿在你身上。生与死不能把我们隔开，你一定会感受到我的存在。」

我那天太傻，只觉得她美得让我动心，忘了让她呸三声。

我再次看向陈小九，却发现她已经出来了，正好与她对上了眼神。

那颗心脏，就在她的身体里跳动着。

陈小九穿了一身长裙，宛如那天她的碎花长裙，一步步缓慢地朝我走来。

直到她进了电梯。

我傻傻地进了另一部电梯，在电梯门关上前，我看见涂灵莹对我摆了摆手说再见。

电梯来到楼下，我比陈小九慢了一些。

出电梯后，我看着她的背影。

她走得很慢，我也走得很慢。

我没有上去打招呼，我不想上去跟这个对未来充满希望的女孩说：「你的心脏是我妻子的。」

出了大楼，一阵清爽的风忽然吹来。

我看着那个拥有跳动的心脏的女孩，任由清风吹拂过我的脸庞。

生与死不能把我们隔开。

我感受到了。

我傻傻地跟着陈小九进了地铁，我也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要跟着，我就是想看一会儿……想再多看会儿。

地铁里人很多，陈小九不敢和人挤，找了个比较空旷的角落站着。

忽然，一名中年男子也跟着过去了。

我正疑惑他为什么要跟着陈小九，却见他一手抓着栏杆，另一只手装作无意地用手背去触碰陈小九的臀部。

陈小九身体一颤，低头咬着嘴唇，一言不发。

见到这一幕，我顿时紧紧皱起了眉头。

地铁才两分钟就到了下一站，陈小九明显不敢在地铁里久留，她立即出了地铁，有些害怕地回头看了看，却站在原地没走。地铁的门缓缓关上，她小心翼翼地坐在了公共椅子上。

看来这一站不是她想去的，她想坐下一班车。

那中年男人嘿嘿一笑，忽然抬起触碰过陈小九的手，在手背上极其深情地吻了一下。

这一幕直接引起了我的生理不适。

我朝着他走了过去，装作随意抓着栏杆。

地铁难免会晃动，在等到晃动的那一刻，我假装没抓稳，直接朝着中年男人摔了过去！

「砰！」

中年男人被我用力地撞倒在地，脑袋都不小心磕了一下。

他满脸愤怒地看着我，摆出一副怒气冲冲的样子，而我瞥了他一眼，冷冷地说：「看着你爹干什么？老子又不是故意的。」

浏览器扩展 Circle 阅读模式排版，版权归 www.zhihu.com 所有